

七和香 作品
下
鵬
语
记
LI YU JI

待我手握江山社稷，
与你共享这盛世太平……

超人气大神 / 七和香
席卷晋江古言类榜单，千万好评经典宅斗。

睿智情深腹黑皇太子对古灵精怪话唠太子妃

一 · 生 · 一 · 世 · 的 · 完 · 美 · 爱 · 恋 ·

|| 意千重、希行、花清晨、海青拿天鹅等众多古言名家点赞推荐! ||

随书附赠精美Q版明信片。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鹧语记 : 全2册 / 七和香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70-6

I. ①鹧… II. ①七…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119号

书 名 鹧语记: 全2册

作 者 七和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王红依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红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49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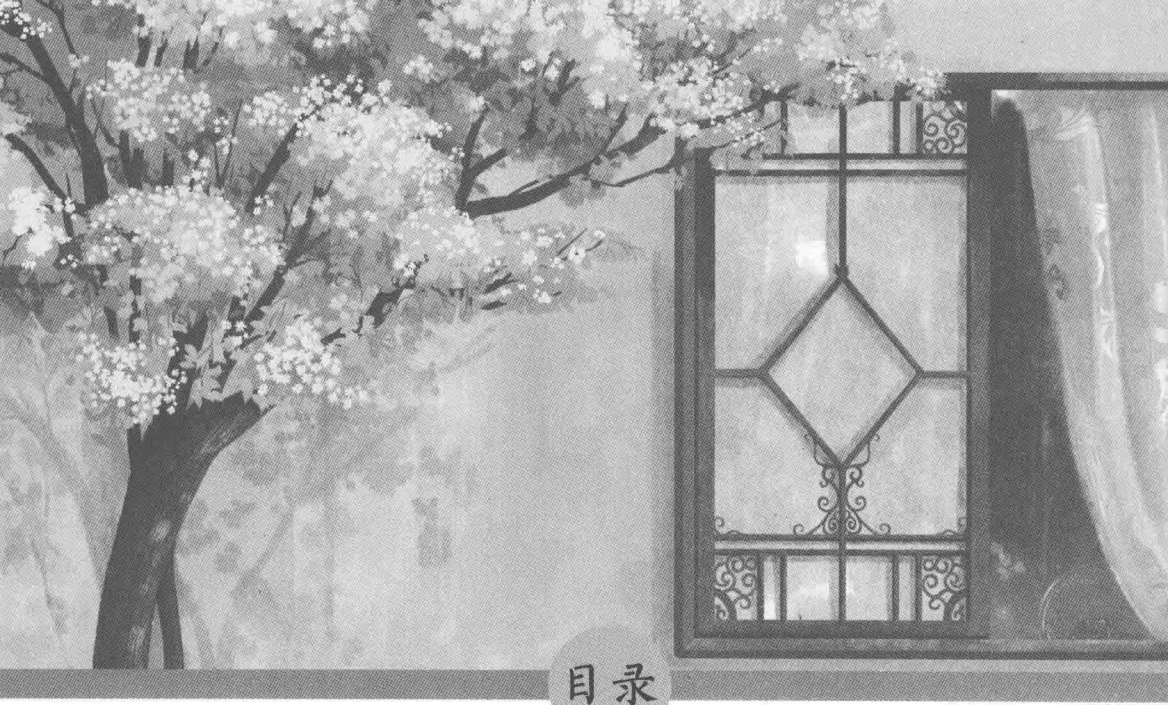
印 张 3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070-6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十六回	幸识一石三鸟计，洗三宴上庆妃急	001
第十七回	几家欢喜几家愁，诏立太子降庆妃	016
第十八回	侧妃一时荣宠盛，陈七诈财两头空	037
第十九回	欲拿阴私相要挟，东望侯府惹震怒	058
第二十回	公主侧妃相勾结，驸马表妹寄芳心	077
第二十一回	江南一役脱险境，及笄得名为鹂语	103
第二十二回	获救脱困大局定，下旨赐婚入东宫	125



目录

- | | |
|-----------------------|-----|
| 第二十三回 东宫侧妃起擂台，帝都暗中生非议 | 148 |
| 第二十四回 吴氏二妹多年怨，宝璐出手离间计 | 173 |
| 第二十五回 庶妹栽赃吴侧妃，恩威并施太子妃 | 197 |
| 第二十六回 杨氏气病武安侯，宫中二妃斗法忙 | 219 |
| 第二十七回 侧妃拨乱一池水，姨母原掌暗中财 | 234 |
| 第二十八回 纨绔中计戏陈九，太子温言慰爱妻 | 257 |



• 第十六回 幸识一石三鸟计，洗三宴上庆妃急 •

熙和二年六月二十七，皇帝第七子平安诞生。圣上大喜，晋皇七子生母卫美人为嫔，赏尊号为礼，连跳两级，除了赏生子之功，想来自然也是因着卫美人为圣上所喜。

不对，现在应该称礼嫔了。

朝廷封赏皇七子生母卫美人的旨意一出，帝都自然是议论纷纷的。明眼人都看得出，如今帝都宫中风向要开始变了，庆妃独宠多年，可到底年纪不小了，今年就要到三十五了，礼嫔正是年轻鲜嫩的时候，容颜倾城，如今又有了皇子，皇上宠爱多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礼嫔虽承宠，身后势力却弱，她出自四川卫氏，是长房庶女，家族并不显赫，其父也无官职。这一次礼嫔生子，又晋嫔位，皇上才赏了个六品员外郎的闲官给他，也是为了匹配一宫主位的地位。

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会盘算的自然能想到，礼嫔既然没有得力的娘家，那想要在宫中立足，宫外的势力难道不需要？

世家之间要连上拐角亲多么容易，只要有心查，七拐八拐，什么亲眷就都有了，一夜之间，礼嫔陡然冒出了许多帝都的亲戚，表姐表妹表姨表姑排着队往正明宫送礼，热闹非凡。

礼嫔的娘家亲哥哥也带着家眷进京来了，四川卫氏的长房庶长子在帝都并不是个显眼的人物，原本连顶级世家豪门的边也摸不到的，此时居然也高朋满座，一呼百应起来。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风向之下，礼嫔在宫中却还是十分恭谨有礼的，尤其是在庆妃跟前，那忠心真是表得天日可鉴。虽说在月子里不能走动，可每日遣了宫中的管

事嬷嬷去请安，得了东西，总先往德庆宫里送，三公主和四公主那里，自然也是不会疏忽。

三公主今日才戴上头的一支绿汪汪的祖母绿簪子就是礼嬷嬷打发人送来的，庆妃见了也觉得好：“倒也亏她有心，这东西就是在宫里，也算是上上等的了。”

三公主笑道：“母亲在这里，她有这点孝心也是应该的，也算得她识时务。虽说如今熬出头了，到底越不过母亲去，若是这个时候就要拿大，母亲能容得了她不成？”

庆妃微微点点头，却是教导道：“唉……你这孩子，性子也太要强了，虽说女孩儿太软了容易被人欺负，可这要强却不在脸上。你这话，见识虽然明白，但只在心里想想也就罢了，原不该说出来的。”

三公主娇笑着抱了庆妃手臂笑道：“在母亲跟前，自然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有什么可忌讳的？若是在外头，这样的话我自然是不说。当着人，也只是赞礼嬷嬷娘娘太多礼了，我可受不起呢。”

庆妃笑道：“乖孩子，这才聪明，别的也罢了，要强不在口头上，吃了亏，只管想了法子找回来。若是没本事找回来，嘴里说得再厉害，又有什么意思呢？你上回被人下了脸面，我自然会替你谋划挽回。如今你二哥事事都好，就只差一步了，也须得设法。这些事，也只有我替你们筹划着了。”

三公主奇道：“父皇不是下旨，打发二哥去南边坐镇提调边境贸易的事了吗？”

庆妃笑道：“傻孩子，有些事，你二哥不在，也是一样的，只要……”她低声跟三公主说了两句话，三公主便喜道：“原来是这样，还是母亲有智谋。那个周宝璐太讨厌了，我看她这次怎么哭！哼！”

庆妃又道：“今日你七弟的洗三礼，自然内外命妇都要到的，我打听到静和大长公主也会带她来，到时候人多，你就去与她说话，叫人都去看她头上的簪子，余下的事，自然有别的人来说了。”

周宝璐今日特意把那簪子戴得最为显眼，头上除了那簪子，不过是几朵小丁香花作陪衬罢了，不过那簪子凤型大，不用特意也很醒目。

因是大喜事，宫里已经张灯结彩，处处挂红，外命妇也都纷纷进宫，别说各宫妃的亲眷都是尽早前去请安说话，就是没有亲眷的，到各宫里走一走，给各位娘娘请安，那也是应该的。

静和大长公主先去各太妃处走一走，周宝璐也就被太妃们夸了一路，在郑太妃处遇见安国公夫人朱氏，带着小姑子郑翎和安国公原配平阳长公主生的长女郑明珠也在那处说话，郑翎见了周宝璐，也就跟着她一块往大公主宫里去了。

郑翎笑道：“哎哟！亏你来得正巧，我嫂子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话要跟娘娘

说，怕我听到似的，叫我带了珠儿去给各宫娘娘磕头。幸好你来了，我才有个托词。你不知道，我那侄女儿是个哭包，娇气得不得了，半点碰不得，也就我嫂子脾气好耐性够，能带着她，我可不耐烦呢。”

周宝璐笑道：“必然又是你嫂子那娘家的事，寻门路，撞娘娘的木钟，所以才不好意思叫你听到。”

郑翎笑道：“想必是这样了。她也怪不容易的，亲兄弟、亲妹子都平常得很，嫡母又靠不上，只得往这边寻门路，她手里又没什么钱，办事自然艰难。我哥虽说有钱，可前头有明玉，总得给明玉留家业，不至于为了她娘家的事就成千上万的银子往朱家抬，再说了，就算我哥愿意，那也打脸不是？她也算是好的了，虽说是庶女出身，打理家里也算有章法，一家子上上下下都处得好，对明玉、明珠也都不错。不过继母难当，便是再好，那也不是亲儿子，我瞧着明玉始终对她淡淡的，不大热络。”

周宝璐随口道：“这样就不错了，还想怎么样？你没瞧见我外祖父府里，外祖母也是继母，恨不得我舅舅即刻就没了，好让位给她儿子。当年我舅母怀上安哥儿的时候，她简直连脸皮都不要了，巴不得我舅母生不出来，就是我娘那样的老好人，她都要下手，弄得家里乌烟瘴气，没个消停。”

郑翎笑出声来：“这倒是，我又想起来当初你得个好首饰，你那个外祖母也要你分给她那亲外孙女，亏她怎么有这么厚的脸皮张嘴，如今她那外孙女简直是现世报，真是乐死我了。”

周宝璐无奈，两人就这么随口聊着家常，往大公主宫里走去。

走到一个小院子的边上，从墙外就能看见里头十几株桃树都结了桃子。正是成熟的时候，桃子硕大艳红，挂在枝头格外好看。

周宝璐和郑翎不由得站住脚看了一会儿，正看着，小院里走出来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个宫装丽人，她大约十七八的年纪，瓜子脸桃花眼，美貌惊人，只是一脸倨傲的神色，颇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

走了两步她便看见了在墙外驻足的郑翎和周宝璐，看起来她好像认得郑翎，而且两人似乎还有点不对付，脆声笑道：“咦，这不是郑七小姐吗？怎么在我院子外头站着？是想吃桃子了不成？哎哟，难道如今安国公府连个桃子也买不起了，要在这里站着望，那怎么不进来，我打发人摘一个给你，一个桃子我还是舍得。”

郑翎“哼”了一声，没有理睬。

周宝璐却如坠冰窖。她看见这位丽人的发髻上，赫然戴着一支和自己头上一模一样的丹凤朝阳红宝金簪。盛夏的阳光照在簪头的凤凰之上，光华璀璨，仿若随时会振翅飞走。

周宝璐镇静了一下，小心地往后面移了一步，藏进了阴影里，从头上拔下那支

簪子，悄悄塞到樱桃手里。樱桃一惊，立刻机警地靠过来。

周宝璐把声音放得几乎听不见，非常简短地说：“趁乱换了。”

樱桃轻轻颌首，往旁边走了一步，就消失不见了。

周宝璐不经意地走上前两步，笑道：“小翎，这位姐姐是谁？”

那丽人不认得周宝璐，只是淡淡地看了她一眼。郑翎的朋友，想必都是些出身高贵、性情骄傲的花孔雀！

不过此时见她衣着虽华丽，头上的首饰却颇为简单，那丽人下意识地扶了扶发间那支新上头的发簪。

这支簪子华丽至极，一看就知道是传世之宝，机缘巧合落到自己手里，特地挑这个时候戴出来，原也是要在今天的场合里大放异彩的。

郑翎也不是吃素的，笑道：“这是我三堂叔家的五姐姐，三堂叔就是庶子出身，这位姐姐也是庶出的，是以平日里不大和咱们一起玩，你不认得也是有的。”

郑翎是老安国公夫人的小女儿，虽说养得娇些，平日里也是随和爽利性子，少有这样犀利，张口闭口庶出的，显然和郑美人十分不对付。大约是在家里就结下了仇怨了。

郑美人便冷笑道：“你不当我是姐姐也就罢了，如今我已经封了美人，你便是安国公府的小姐，也得给我行礼请安吧？”

这是礼节，美人虽然不是主位，到底也是个封号。郑翎身份虽然尊贵，却是没有封号的，若真讲究起来，也该郑翎行礼，只不过往常宫里的这些小美人小贵人，因本身身份不高，不肯得罪公侯府邸，自然是谦逊得多，别说挑这个礼了，见了面还先笑吟吟地招呼呢。

是以现在郑翎显然就很不愿意咽下这口气。

周宝璐眼珠子一转，就走上两步劝她：“哎……七姐你听我一句话……”说着对郑美人眨眨眼睛，仿佛在示意，等我劝一劝她！便与郑翎咬起耳朵来了，郑美人心想，虽说是和郑翎一路的，这个小姑娘倒是谦和懂事，很讨人喜欢嘛，倒不像是花孔雀。

她哪里知道周宝璐小声对郑翎说：“等会儿我扑到她身上，你赶快过来扶，顺便踩旁边的人两脚，把她身边的丫鬟推开，回头我再给你解释。”随即她的声音放大，“……也是应该的嘛！”

郑翎一脸不爽，很勉强地点头，似乎对周宝璐劝她行礼十分不满。

这自然也就叫郑美人十分舒心了。

郑翎的演技超好，一脸不自在地站在原地犹豫，周宝璐伸手拉拉她，她才终于勉强和周宝璐上前去，因为犹豫，所以多走了两步，走到不能再近了，才弯了膝盖

行礼请安，周宝璐还没站稳，就叫郑翎拉了一下，顿时失了平衡，整个人往郑美人身上栽过去。

郑美人完全没反应过来，眼睁睁就看着周宝璐扎手扎脚整个人一头撞过来，她又穿着高底的鞋子，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的，就是反应过来，也退不动，顿时被周宝璐扑倒在地，周宝璐“哎哟，哎哟”地叫着，手忙脚乱地要爬起来。

郑翎叫道：“哎呀！怎么搞的，你站稳了再行礼啊，急什么，快起来快起来……”说着就上去扶，顺手把围上来扶的一个丫鬟挤开。

周宝璐爬得艰难，一副丫鬟来扶她也撑不住的样子，还不忘可怜兮兮地问：“娘娘您摔着没有啊？我定是叫石头硌了脚，怎么就没站稳呢，还连累了娘娘，我扶您起来……”

见身后也有一双手伸过来要扶郑美人的手臂，周宝璐瞅准机会猛地一抬头，头顶撞上身后围过来的一个丫鬟的下巴，她不由得尖叫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一声尖叫吸引了过去，周宝璐眼泪汪汪地摸着头顶，那个郑美人倒扑哧一声笑了。

真是个美人啊，笑起来确实如春花怒放，美不胜收。

也不知道是不是周宝璐这大眼睛泪汪汪的表情太可爱，郑美人伸手摸摸她的头顶：“别急，你也是不小心，谁愿意摔跤呢。”又回头叫道，“赶紧扶这位小姐起来，简直跟木头似的，笨死了，没见我穿的高底子吗？从后头推一下嘛。”

周宝璐终于摸着头顶站起来了，便见樱桃站在两步远的地方，轻轻点了点头，郑美人头上，丹凤朝阳依然闪闪发光。

郑美人也站稳了，拉周宝璐过来：“我瞧瞧，磕出包了没？瞧你笨的，就是摔了，慢慢站起来就是了，急什么？那些丫头只会一窝蜂围上来，谁还能指望她们办好什么事！还好，摸着倒是没什么要紧，回头要是还疼，叫人拿红花油揉揉，别怕味儿不好，脑袋要紧。”

没想到郑美人只要没对着郑翎，倒是个大方好说话的。

周宝璐赧然地告辞：“我没什么要紧，倒亏得您宽宏，要是您摔着了，我今后也没脸见您。”

郑美人挺不在乎地道：“瞧你跟七小姐那么好，就知道你身份不一样，今后你有你的前程，像我这种，这位分差不多就到头了，倒的确没什么机会跟我碰面。哎，今儿算是有缘分，我摘个桃给你吃吧。我这屋里，也就这样拿得出手了。”说着还白了郑翎一眼，“想吃也不给你。”

周宝璐觉得好笑，郑翎嚷嚷道：“谁想吃了，谁想吃了，求我也不吃！”

郑美人果真摘了一个桃子给周宝璐，拳头那么大，艳红漂亮，饱满得几乎要裂开似的。她还跟嘱咐小孩一般和周宝璐说：“回头洗洗再吃，都是毛！”

周宝璐这才笑着告辞了，两人走远了，郑翎扁嘴不满地瞪她：“你还真接了！”

周宝璐好笑道：“你们的恩怨我管不着，我好端端地拉人家摔一跤，人家没把我怎么着还送我个桃子，我干吗不接？”

周宝璐嘴里说得悠闲，往大公主那边去的动作却不慢，拖着郑翎走得飞快。

郑翎娇气，不由得就叫苦连天：“慢点成吗？谁在后面赶你呢。”

周宝璐一看就是爱动的，比郑翎强了好多，郑翎走快了，一句话得分三截说，周宝璐脚底下走得飞快，说话一点不喘：“要没事我能走这么快吗？”

她一转弯看见禧妃娘娘远远地过来了，周宝璐越发叫苦：“怕什么来什么，瞎耽误工夫，你去缠着她，叫我先走吧。”

郑翎咬牙骂道：“就你最会坑人，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周宝璐笑嘻嘻地讨好：“七姐最疼我了，回头我送好东西给你，我先走了，你快点。”

郑翎只能调整表情，远远地迎上去，把禧妃娘娘那一路人赌在那边岔口边上，说了一会儿话，回头一看，周宝璐已经没了踪影，才松了一口气，笑嘻嘻地跟禧妃娘娘说：“大公主召我呢，不敢多耽误了，这就告退。”

召你还跟我聊盘扣的样式？禧妃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挺匆忙地走了。

周宝璐进了大公主宫里，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跟大公主说：“快打发一个靠得住的人去找你哥来。”

大公主大喜：“你终于要主动找我哥了？我哥可算熬出头了！谢天谢地，可见这神明还是关照他的啊！”

周宝璐现在和萧弘澄的想法简直一样，都要对大公主绝望了。可大公主虽然说话不着调，办事倒是利落，回头就吩咐：“叫豆虫儿去找大爷，说十万火急，大爷不管在做什么，都务必来一次。”

豆虫儿在门口听了，躬身回道：“奴婢明白，奴婢一步不动，就在一边伺候着大爷过来。”

他是看见了的，不是大公主找大爷，而是这位姑娘找大爷，这些早在宫里混成了精的人，瞧大公主的样子心里头就有了数。

大公主拉着周宝璐絮絮叨叨：“哎哟，你想他了也不是错，我又不笑话你，看你这样我可替我哥庆幸了，他念着你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见你这样进门就找他，不定欢喜成什么样呢……”

她唠唠叨叨还没说完，周宝璐叫她：“闭嘴！”这还是第一回她叫别人闭嘴呢！

大公主嘟嘴，可是还是乖乖听话了，周宝璐叹口气，樱桃这才得了空上前来，

把簪子双手递上，周宝璐翻过来一个，一个清晰的小篆“清”字赫然在目。

幸好叫她碰上了郑美人，不然若是等会儿到了正殿……想想还真后怕。

豆虫儿跟萧弘澄形容道：“奴婢瞧着，不是大公主有事，看起来是那位……嗯，上回在水边被人欺负的周家小姐，好像是静和大长公主的孙女儿，瞧着是那位小姐有事的模样……”

话还没说完，被萧弘澄轻轻踢了一脚：“闭嘴！跟你主子一样啰唆，在哪里？你主子房里吗？”一边说一边抬腿就走。

豆虫儿忙跟上，太监不能进公主房里服侍，都是在门外听令，跟着公主没什么前程，豆虫儿一心还是想攀了萧弘澄的高枝，路上唠叨地解释：“周家小姐进门就跟公主说叫打发靠得住的人来请您，公主就点了奴婢的差使，大爷只管放心，奴婢嘴紧着呢，公主殿里的事，就没有往外说的。”

萧弘澄“哼”了一声：“谅你小子也没有十个脑袋！”

豆虫儿听得出来，大爷话是这么说，可语气是飘着的，不是往日里那么严肃，显然欢喜着呢，就知道自己这趟差使办好了。他不由得在心里头暗自琢磨，看大爷跟大公主待这位周家小姐的态度，这也不是个寻常人物，公主也罢了，大爷可还没赐婚呢，正妃侧妃一个也没有，且听说大爷在这事上淡得很，殿里跟前也有不少宫女，模样也有上好的，就是没动过一个。

莫非这位周家小姐要有大造化了？

不过周宝璐还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造化，只要沾着这天家的边，就总有无穷的麻烦事，这一年来她经历的种种，比她前十二年还多！

这会儿萧弘澄进门来，嘴角就含了笑：“找我？”

就这么两个字，那里头含着的甜蜜得意简直如蜂蜜一般要滴下来了，大公主听得直撇嘴。周宝璐心里急，也忘了忌讳，伸手就拉了萧弘澄的手腕：“有要紧事，咱们里头说去。”

大公主看得眼都直了，小璐这等豪放？还是这些日子他们发展出了特别不寻常的关系了？她心里顿时跟猫抓似的，立刻自觉地跟了上去，被萧弘澄一瞪，那眼神里的意思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别来打扰我们”！

大公主顿时如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快快地站住，见他们进了里头屋里还关上们，只得打发人：“都给我到院子里去，去两个门外头守着，一个人也不许进来。”

她自己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口画圈圈。

进去了的周宝璐先把簪子给萧弘澄瞧了，说了得来的情形，问：“怎么样？”

萧弘澄反问：“你觉得怎么样？”

周宝璐咬牙道：“依我说，既然有这样阴毒的心思，咱们原该成全她，也没有总挨打不还手的，不过这只是我的想头，不知道你的部署是怎么样的？”

萧弘澄点点头，二话不说，起身开了窗子：“来人！”

立刻有个模样普通的宫女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出现在了窗口，萧弘澄吩咐道：“去静和大长公主府，把那支和这个一样的簪子送过来，限一刻钟！”

那女子微一躬身：“遵令！”立刻就不见了。

萧弘澄看向周宝璐，轻声说：“你都说是咱们了，那自然听你的。”

并不用解释，萧弘澄就知道周宝璐心里想的是什么，单单一句话，他就能明白她的计划。周宝璐长出一口气：“先前我在那边，瞧见郑美人戴着这个的时候，心里真是像揣了一块冰似的凉，太阴毒了！她打的这主意，就是你说东西不见了，即便圣上信你，还有悠悠众口呢？传来传去，这件事就收不了场，你虽然是个男人，名声也是要紧的，说不准还更要紧些，真真是杀人不见血！这人太坏了！”

萧弘澄看着她，见她气鼓鼓的样子，替自己抱不平的样子，她那一心要维护自己的样子，一心替自己谋划考虑的样子，真是……真是可爱得不像话啊！

萧弘澄笑着说：“就是，太坏了，可是我不怕，我知道你会帮我的，对吧？”

周宝璐很认真地点头：“嗯，我会！”

于是萧弘澄顿时颇有点觉得，其实后宫有个敌人也没什么不好。后宫阴暗，明争暗斗也有可取之处，有人的计划阴毒就阴毒吧，我有小鹿！

簪子送了来，萧弘澄见周宝璐认真地戴上簪子，对着镜子抿了抿头发，一脸要去替自己打倒敌人的模样，简直手心发痒，恨不得把她紧紧抱住不放。

时辰也快要到了，宫内外命妇们聚在正殿里，就等着奶娘抱出小皇子来，周宝璐注意到自己进殿的时候，庆妃的目光在自己的头上停了一下，显然是满意的。

为了配合庆妃的计划，周宝璐叫樱桃留意着郑美人：“若是她看过来，你动一动遮住我，别叫她看见我的簪子。”

我都这么配合了，庆妃娘娘可别叫我失望啊。

没想到庆妃比她想象得更沉不住气，周宝璐刚坐下来，三公主就一副心无芥蒂的模样走过来笑道：“周家妹妹这么晚才过来？难道是被谁绊住脚了？”

周宝璐只是微笑，太公主不爽了：“去我宫里说话了，也碍着你了？”

三公主十分生硬地没有理睬太公主的挑衅，仿若背台词一般地说：“周家妹妹这头上的簪子真漂亮，看起来不像新打的呀，是哪位长辈给的吧？”声音挺高，似乎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偏周宝璐今日不似往日随和，就好像浑身长满了刺的刺猬，面对危险，刺就开

始根根直立：“虽然不是长辈给的，却也很要紧，所以这一次不能给三公主了，还请三公主见谅。”

三公主一怔，还没反应过来，只是心想：你什么时候给过我吗？

周围的人果然都被吸引住，转头过来，目光聚在周宝璐头上那支光华璀璨的簪子上。

随即就有一个女人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咦，这个簪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是谁也有一支吧？”

周宝璐按捺不住地想要冷笑。

果然旁边就有人接口：“你这么一说，我也似乎见过，啊，对了，先前我在进门的时候，和郑美人走了个对脸，她好像就戴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众人的目光又都去找郑美人。

郑美人在听见三公主说话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周宝璐头上那支簪子，心中已经一震，此时见有人把话头转到自己身上来，她不是个蠢的，立刻就知道自己上了某人的当。可是这个时候，众人的目光都已经移到了她的头上，她心中一凉，知道今日不能幸免了。

郑美人的目光无意识地转了转，却见周宝璐对着她眨了眨眼睛，竖起一根食指按着嘴唇，似乎是一个“噤声”的动作。

就好像绝望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已经浑身冰凉的郑美人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宝璐身上，下意识地按照她的举动去做了，此时正襟危坐，微微笑着，任人打量，看不出丝毫惊慌来。

果然众人议论纷纷：“看起来倒像是一对，简直一模一样嘛。”

“莫非真的是一对？”

“不过这看起来不像是如今的款式，难道是旧物？说不准一对簪子流了出来，一家买了一支，倒也没什么好奇怪。”

“也是，样子倒是好看，或许是名师所作呢！这么一看，比比市面上这些，还真是高下立现。”

周宝璐微笑道：“这是祖母赏的，我也是第一回上头呢。”

这个时候，庆妃身边一个服侍的老嬷嬷用不大确定的犹豫语气说：“这个簪子……这个样子，奴婢似乎见敬贤皇后戴过……”

殿里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在场的命妇绝大部分都是在各种后宅斗争中厮杀出来的，闻弦歌而知雅意，这个时候还没懂这件事不简单，那也就真是叫人整死也活该了。

庆妃讶异道：“不会吧！敬贤皇后当年留下的东西都是有数的，圣上亲口吩咐

存在大殿下的库里的，专门立了档子，自有大殿下宫里的人看管，怎么会落在周小姐和郑美人的手里呢？”

那老嬷嬷便退缩道：“许是奴婢年老，记不清了，只是看着像罢了。”

庆妃便肃容道：“胡说！是便是，不是便不是，这种事岂能随意乱说！叫人听到，岂不是让人误会大殿下竟把先皇后的遗物送给周小姐和郑美人了？”

这句话一落，殿里安静得简直落一根针也听得到。

那嬷嬷一咬牙：“因那些首饰都是华大师亲自打造，样子十分独特，难寻第二件，这个看起来，的确是其中的一对簪子！”

周宝璐霍然起身，逼问道：“你看清楚了？”

那个嬷嬷显然豁出去了：“清楚了，的确是，先皇后的这一批首饰上都镌着一个‘清’字，周小姐拿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啊！”三公主这个时候一声惊呼，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难道……难道，上回在锦山，我远远瞧见周家妹妹跟大哥在那橘子树底下说话，因没走近，我也不敢确认。难道真是大哥送的？”

周宝璐怒道：“三公主请慎言。”

三公主便说：“若不是，为什么先皇后的遗物会戴在你的头上？”她见周宝璐反驳得极为无力，不由得越发乘胜追击，言语间更加咄咄逼人。

周宝璐笑道：“一个奴才说是就是吗？那我的奴才说三公主戴的首饰是我的，你肯不肯认？真是笑话，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祖母所赐，三公主凭什么就说这是先皇后的遗物？”

她抬眼一看郑美人，见樱桃站在她的身后，她的神色已经镇定了下来，便笑问：“我这簪子是祖母赏的，郑美人这簪子与我的挺像，却不知是怎么得的？”

郑美人此时一脸惊惶，道：“这是礼嫔娘娘前儿赏我的！”

周宝璐便怒道：“三公主您瞧瞧，这都是有来路的，庆妃娘娘和三公主因一个奴才的话就污我清白，这是何道理？”

庆妃道：“胡说，这簪子何等贵重，礼嫔哪里得来的！就算是赏东西，宫里也有记档，来人，传档子！”

郑美人越发惊惶起来了：“这是礼嫔娘娘私下赏我的。”

庆妃道：“没有档子，来历不明，叫我怎么相信你？既然先皇后的遗物上有镌刻标记，周小姐与郑美人只需拿下簪子一看，就可自证清白了。”

周宝璐冷笑道：“这是宗人府的大堂不成，我有哪里不清白，须得自证？”

庆妃道：“刚才已经有人说过，这确是先皇后的遗物了，而先皇后遗物，如今都在大殿下手里，又如何戴在你与郑美人的头上？若不是大殿下送的，还能是什么？”

此话一出，满殿哗然！

庆妃直指大殿下与宫妃私通，并与闺阁小姐私相授受。

谁不知道大殿下与二殿下的储位之争？如今看来，大殿下有这样的隐私事，就算推托是被宫人偷出去变卖，也已经是污水上身，百口莫辩了。

此时静和大长公主终于道：“一个奴才看着是就是了？一个是女孩，一个是宫妃，名节如此要紧，是可以这样胡言乱语的吗？庆妃娘娘主持后宫事，难道就是这样因奴才说句话，便要审主子的？你德庆宫的奴才竟比主子还高贵了？简直荒谬！来人，把那个胡乱攀咬的奴才拖出去杖毙了！”

庆妃见静和大长公主如此心虚的表现，心中越发冷笑，立刻站起来：“谁敢？郭嬷嬷曾伺候过敬贤皇后，她既认出来是先皇后的遗物，若是不查个清楚明白，如何对得起先皇后的在天之灵？大长公主主要护着自家女孩儿，我也只得冒犯了。来人，立即给我拔了周小姐和郑美人的簪子来！”

周宝璐顿时扑向静和大长公主，痛哭道：“我清清白白的女孩儿家，被人这样羞辱，叫我今后如何见人，不如死了罢了。”

郑美人有样学样，也哭着要去找剪刀寻死：“我位分虽低，侍奉圣上也是恭谨有礼的，如今平白叫人这样诬陷我的清白，就是要辩，也要到圣上跟前辩去！”

庆妃冷笑道：“待看过了簪子，自然有你去辩的时候。”

四五个粗壮的嬷嬷上前，郑美人娇娇弱弱，丫鬟们也不敢上前，当然很顺利地拔了簪子，而周宝璐假意抵挡了一下，也被拔走了簪子，庆妃的贴身宫女下阶接了簪子转呈庆妃，庆妃冷笑着接过来，翻过来查看，嘴里已经道：“我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话还没说完，那冷笑已经凝在了脸上。

簪子后一片光滑，半个字也没有。

满殿的人都伸长了脖子看，见庆妃状似凝固，半晌没有动静，机警的人已经反应过来，庆妃的局已经被人破了，只有三公主听到庆妃那句话，冷笑道：“我看你们还嘴硬。”

有几个人都不由得露出了怜悯的神情来。

静和大长公主冷冷地说：“庆妃娘娘找到标记没有，要不要多叫几个人帮你找找？”

周宝璐是姑娘家，不能亲自上阵，只能贞静柔弱地哭泣。那郑美人叫樱桃一推，一头往庆妃身上撞去，伸手胡乱地把头上身上的首饰扯下来摔到庆妃身上：

“那一件没有，这件有没有？这件呢？你看清楚了，我自己拿给你！免得叫奴才来拉扯我！什么先皇后的遗物，遗物在哪里？我哪里得罪了您啊，就诬陷我！我的天爷，大殿下那样的金枝玉叶，就叫你这样攀扯，还有天理王法了没有，我就是一条

贱命，死不足惜，老天爷怎么就不打个雷劈死我呀？这样碍人的眼，可怜还有人家公主府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就这样当着人给人没脸……”又没头没脑地拖着庆妃就要去见皇上，“去皇上跟前辩去，去啊，既然要害我，你索性叫皇上赐我死罢了，我的天爷啊，还叫我怎么活啊……”

那些嬷嬷又忙上来架住郑美人，庆妃此时脸色变得极为尴尬而灰败，静和大长公主搂着周宝璐，冷笑道：“庆妃娘娘口口声声这是先皇后的遗物，自有标记，标记在何处？因奴才的一句话，未经查证，就指我孙女不清白，如此妄言，我必要上表朝廷讨个公道！”

这个时候，大公主探头探脑地看了一番，就好像刚刚才醒过神来一般，笑道：“哎哟，小璐头上这个簪子，我也有一对，倒是真的很像。”说着就慢吞吞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打开来。

盒子一打开，一时宝光灿然，满殿里不由得响起好几声隐忍不住的笑声来，只有庆妃眼睛死盯着那盒子，一口血喷了出来。

庆妃摇摇欲坠，满大殿的人都惊慌起来，只见到人跑来跑去，环佩叮当，顿时热闹起来。不过真要细看，有的人是真的惊慌，比如三公主，有的人却是幸灾乐祸，自然也有人无动于衷，有人佯作着急，其实心中实在趁愿……种种表现，不一而足。

这时，暂时站出来理事的就只有齐妃了，这个时候，周宝璐的任务只是哭，静和大长公主负责脸色铁青，而郑美人只管蹦上去拉扯着庆妃要寻死，齐妃不是个有急智的人，做什么慢，只得慢慢地指挥。

“把郑美人扶下去好生劝着……郑妹妹，今儿是七皇子的洗三礼，正是圣上欢喜的时候，你虽受了委屈，到底也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如今先不要惹得圣上不喜欢，才是你的孝心。待明儿回明了圣上，自然给你做主。”齐妃不得不先劝苦主。

郑美人见庆妃被拉扯得差不多了，大家热闹也看得差不多了，再闹下去就是白费力气了，便委委屈屈地应了：“齐妃娘娘您一向疼我，您都说话了，我也只得忍了这口气，不然今儿我便是破着一死呢，也要闹个痛快！横竖我这样被人污了清白，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她哀哀切切地掩着脸，叫宫女嬷嬷们扶了下去，回自己院子里洗脸梳头去了。

接着齐妃又去劝静和大长公主，赔笑道：“您是圣上的亲姑母，圣上定然不会眼见着您和小姐受委屈的，只是这会儿，到底是七皇子的洗三礼，您疼孙女儿的心，也疼一疼侄孙儿，才是您老的气度不是？往日里遇了要紧事，有人不懂规矩，您还要训斥他们呢，这会儿算是为了圣上，先把这边的事做完了，您说是不是这个礼？”